



# 梅园的黎明

庞瑞垠

# 梅园的黎明

庞 瑞 垠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梅 园 的 黎 明

庞 瑞 垠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 3/4 插页 2 字数 127,000  
1979年 8 月第 1 版 1979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

书号: 10151·469

定价: 0.46 元

## 目 录

子夜的南京	( 1 )
视察宣化店	( 9 )
下关的血迹	( 24 )
“要处处想到前线”	( 37 )
“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	( 46 )
谒雨花台	( 58 )
心向延安	( 66 )
花园口之行	( 77 )
在宁海路五号	( 88 )
“洋大人，你们滚吧！”	( 103 )
“敌人，是不足惧的！”	( 115 )
统战前哨	( 125 )
鲁迅的战友和同志	( 138 )
在文化战线上	( 148 )
“南京，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 160 )
三十年后	( 171 )
后记	( 181 )

## 子夜的南京

浩瀚的大江，一泻千里，流经六朝故都石头城下，逶迤东去，气势磅礴。那层层叠叠的浪花，激动地跳跃着，翻卷着，奔腾着，似乎也预感到一个万众瞩目的人物的到来。

这是一九四六年的初夏。

五月三日，午后，从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从国府路国民参政会，从鸡鸣山下兰家庄民主同盟总部，从各国驻华新闻机构和大小报馆，驶出一辆又一辆不同型号的汽车。断断续续的车队，经过人群熙攘的闹市区，穿过古老的中华门，越过一段长长的荒僻的郊野，向座落在秦淮河畔的大较场机场，急速奔驰……

“真想不到他来的这样快。”——石头城里，人们在悄悄地议论着。

“昨日报上还说他展缓来京，许是时局吃紧了吧？”

“未必，他的来，就是三人小组谈判延续的征兆。”

“这么说，和平有望啦！”

周恩来将军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南京的消息，就这样在各阶层人士中激起了惊愕、赞叹、欢愉、忧虑，甚至畏恨交并的复杂感情的波涛。

几个月来的风风雨雨，又萦绕在人们的脑际：

九个月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横陈于东京湾内的

美舰“米苏里号”上，举行了显赫的日军受降仪式，象征着世界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紧接着，八月十五日，入侵中国长达八年之久的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可一世、笃信“武运长久”的日本军士，静听着无线电里播送的日皇的诏书，往日的骄横不见了，一个个象经过霜打的莠草，再也抬不起头了。几乎同时，出现了我们民族历史上一幅幅万人空巷、热泪横流的动人画面——只有饱经忧患和苦难的人民，才能品味出和平的可贵啊！

但是，正当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时候，蒋介石却坐着滑竿下了峨嵋山来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和平鸽尚未降临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就被蒋军的大炮轰走了。

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历史转折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公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长期合作、避免内战、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项重要主张。继而，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又发布了停战令。

协议的墨迹未干，重庆嘉陵江畔一幢幽静的“山洞”别墅里，蒋介石就在美国军事顾问的参与下，紧张地策划新的战争。他那干瘪的脸上，闪过一丝阴鸷的好笑，手中的红蓝铅笔，在一张精致的军用地图上疾速地划动，调遣着一支支疲惫不堪的师旅，向东北、向中原、向鄂豫边、向苏皖等解放区窜犯、进袭……

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内战危机。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周恩来同志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重任，来到南京，进行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艰巨的谈判斗争。

于是，全世界的目光一下子都射向这座古城。

并不宽敞的机场候机厅内外，成百名欢迎者中，有的在漫不经心地踱步，有的独自坐着沉思，还有的从腋下取出当天的报纸翻阅，更多的，则是在三三两两地攀谈：

“停战令乃是一纸空文，热河、中原、苏北战事频仍，何日是了？”

“谈判耗费了周恩来将军近乎三分之一的生命，可是，和平、民主、独立呢？遥遥无期，真是艰难时世啊！”

“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周将军来了，总会谈出个头绪来的。”

.....

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人，饶有兴味地交谈着，争辩着，不时翘首深远的西南天际。

五时零十分，隆隆的机声由远及近，未几，马歇尔派往重庆的星座专机便在跑道上平稳着陆。身穿青呢中山装、英姿焕发的周恩来将军在掌声中出现在机舱门口，他伫立在那里，锐利的目光一瞥山环水抱的百雉名城南京。此刻，耸峙东郊的紫金山巅云雾缭绕，石头城里一片迷蒙，夕阳，象一盏因电力不足而色泽昏黄的街灯悬在西天。瞬间，仿佛一个坚定的念头闪过脑际，他迅速转身下了舷梯，以矫健的步履走向欢迎的人群。

南京，“抗日曾为前哨营”<sup>①</sup>，周恩来同志并不陌生。

---

① 系董必武同志诗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在西安拘留了蒋介石，周恩来同志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大义凛然，亲赴西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嗣后，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一道，曾先后在杭州、庐山、南京、武汉等地，直接和蒋介石进行过极其曲折、复杂的谈判斗争。

南京傅厚岗六十六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西式建筑，它座落在南京的东北隅，毗邻风光明媚的玄武湖，一九三七年秋，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叶剑英等同志组成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就在这里设立了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由叶剑英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当时，日寇占领东北、进犯淞沪、覬觎华北，步步进逼，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叶剑英同志一道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在全国人民的瞩望之下，迫使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双方协议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周恩来同志遵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灵活地运用革命策略，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第二年（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总部在南昌成立。从此，出现了有团结又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界的高度评价和热烈赞颂，称他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的重要人物”、“全国统一的促成者”、“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孙。”

在那些日子里，从遥远的黄河之滨不断传来八路军痛歼日



寇的捷报，每当机要人员将电文递上，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总要把办事处的人员召集起来，周恩来同志站在会议室的地图前面，有声有色地向同志们讲述前方一场场激烈的战斗。他还和同志们一道唱《松花江上》。在他和叶剑英同志的组织下，办事处同志将胜利捷报和救亡歌曲刻印出来，上街散发，这一张张传单散落在鼓楼、新街口、夫子庙、下关……散落在南京人民的心头。这样，许许多多市民都知道了，傅厚岗住着周恩来将军。人们都渴望着一瞻他的丰彩，碍于国民党特务、警察的监视，有时，便借故绕道走近办事处，深情地凝望着那幢灰色建筑物……

如今，时隔将近十年，“独裁恶性难更改”<sup>①</sup>的蒋介石，交替使用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的两手，斗争的焦点，仍然围绕着是承认还是消灭解放区和人民武装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

周恩来同志来到南京，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利用谈判、准备内战的真相，团结、教育广大人民。

停机坪上，他向纷纷拥上前来的中外记者表示：此番即为重开谈判而来。

登车前，当有记者问：“何日与马歇尔晤谈？”

周恩来同志面带笑容，爽快地答道：“即在今晚。”

汽车经过空旷而荒凉的郊区，进入光怪陆离的都市。街道两侧梧桐树虬枝交错，刚绽新绿，在鳞次栉比的矮陋的市井房屋之中，也有一、两幢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不协调地矗立其间。经历了日寇浩劫，又为国民党当局接收的南京，在周恩来同志眼前，呈现着半殖民地都市的景象：

---

<sup>①</sup> 系董必武同志诗句。

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车马如云，仿佛要把宽阔的路面挤破似的；最新式的“顺风牌”轿车，与破烂不堪的黄包车交错穿行；从中山东路美军俱乐部驰出的“嘎斯”，载着美国大兵和“吉普女郎”，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间或，一支为迎接“还都庆典”而操练的乐队奏着单调而蹩脚的乐曲徜徉过市；高楼的墙壁和路旁的广告牌上，日本仁丹和“大学眼药”的绽蓝色招贴画尚未剥落，而画着半裸女人和蒙面强盗的好莱坞影片海报和可口可乐的商品广告，几乎又填满了所有的空间。

沿途，“米价暴涨”、“美钞高翔”、“大减价”、“大拍卖”的旗幡随处可见；报童一迭声地叫卖着载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教授经商、舞女悬梁”新闻的报纸；街头巷尾的垃圾旁围满了一群群骨瘦如柴的流浪儿童；先施公司、都城公司、交通银行的屋檐下，蜷伏着蓬头垢面的乞丐；米行外面抢购粮食的声浪喧腾着卷入城市上空……

周恩来同志一路沉默着，透过玻璃车窗，这一切，清晰地扑入他的眼帘。从他那紧阖着的，轮廓分明的嘴角，可以窥探出，此刻他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

抗战结束才半年，可是，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和美帝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反动政策又要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艰巨而复杂的谈判斗争，等待着周恩来同志。

汽车在太平路尽头转入国府路，前行五百码，又拐进街道右首一条路面崎岖不平的侧巷，中共代表团住地已在眼前。

这一条偏僻的街巷，却停放着几辆三轮车、摩托车和小轿车，周围时隐时现活动着一些不三不四的角色。国民党特务机关又将在红岩、曾家岩时搞的那一套搬了来。这些，周恩来同

志是早就预料到的，他嘴角泛出轻蔑的笑。

梅园新村，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

然而，这里既无梅丛，又无村落。周恩来同志居住的三十号，是一幢青砖红瓦带阁楼的公馆。庭院小巧玲珑，颇具日本风味，两棵茁壮、挺拔的翠柏，向蓝天伸展着长青的枝叶，一株亭亭如盖的玉兰刚刚绽放。只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一再拖延，整个庭院和房屋的修葺至今尚未完工，院子右侧一角，还堆放着建筑器材和零星砖木。

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廖承志、齐燕铭等同志刚刚跨进梅园新村三十号的大门，尾随而至的新闻记者又围了上来。周恩来同志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了明确、简短的回答。

忽然，一家反动报纸《大刚报》的记者挤了上来，此人留着短髭，淡眉下的细眼扑闪着奸狡的目光，他趋前一步，问道：“报载延安毛泽东先生电嘱阁下俟鄂中战事情势明朗后再行来京，真相如何？”

周恩来同志瞥了这个记者一眼，答道：“根本未有此项电报，关于我展缓来京、国共谈判恢复无期的报道，是政府当局在蒙蔽视听。”说到这里，他出示了一张《新华日报》，接着说，“惟中原战事情形严重，《新华日报》已有详细记载，中共方面希望政府当局对此事能有明确之表示。”

《大刚报》记者微弯了一下腰，脸上露出卑贱而阴诈的笑容，随即又提出一个问题：“请问苏北方面战事如何？”

近日御用报纸上，用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国共谈判暂停后，内战有扩大之势，共军三万余人结集苏北，冀、鲁、皖、鄂各地均起冲突”的报道，显然是将引起内战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大刚报》记者的提问也是在蓄意挑衅。

周恩来同志若有所思地一笑，稍顷，肃然正色道：“你们的报纸，前载苏北战事趋急，旋又登载谓无其事，可见前后异辞，实则苏北并无报纸所传之战事，政府当局如此宣传，不知是何居心？！”

《大刚报》记者无言答对，一抬头，看见了周恩来同志两道耸动的浓眉，身不由主地退后了一步，竟踩到一堆碎砖上，打了个趔趄，险些栽倒，引起在场记者的一阵哄笑，他怔了一下，迅疾返身，悻悻地离开了三十号庭院。

初夏的夜是宁静的，远处，间或传来一阵哀怨、缠绵的钢琴协奏曲，忽而，又是“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歌声，不一刻，又归于沉寂了。隔街，偶尔传来卖馄饨和五香茶叶蛋的小贩“橐、橐、橐”的木板敲击声，夜，深了。

然而，在夜色的笼罩下，那些惯于在黑暗中生活的两脚动物，又开始出动了。距周恩来同志和代表团住地不远的钟岚里一带，那一扇扇黑黝黝的窗棂下，闪烁着一双双狼犬般的眼睛。在他们身后，在国民党将军们的公馆和特务头子的官邸里，也是夜深人不寐，正在策划新的内战阴谋……

于此同时，透过素色窗帷，可以看到梅园三十号那幢普通的建筑物里，明亮而柔和的灯光下晃动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光明与黑暗，真理与邪恶，在南京，在中国，正进行着紧张而激烈的搏斗。

## 视察宣化店

五月五日，天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铅灰色云层，浮荡在南京秦淮河畔的大较场机场上空。午后，一架双引擎军用飞机疾速地在跑道上滑行，瞬间，轰然腾空，朝武汉方向飞去。

宽敞的机舱里，左侧的一个座位上，坐着身著戎装的周恩来将军，他的头微微下倾，浓眉下面容严峻，手头正在翻阅一叠资料，不时用铅笔在上面勾划着，偶尔也转过头去，贴近窗口，俯瞰着祖国南方的原野、山河、田舍，凝神思索……

同一机舱里，还有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和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他们是在周恩来将军的坚决敦促下，同机前往武汉、宣化店去视察中原战事的。

此刻，白鲁德似乎被单调而沉闷的飞机喧嚣声困扰了，正闭着眼皮打瞌睡，而徐永昌则不安地转动着他那臃肿的身子和旁边的随行人员唧唧喳喳地闲聊。

坐着同一架飞机，飞往同一个方向，而各人所想的却截然不同。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

两天前，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抵达南京，当晚，即驱车前往宁海路五号马歇尔公馆。豪华、考究的客厅里，一阵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周恩来同志单刀直入，提醒口口声声“居间调停”的马歇尔，蒋军进袭我中原军区，妄图让“皖南事变”重演，局势正在恶化。圆滑、世故的马歇尔漫不经心地吸

着雪茄，半天，才以轻松的腔调说出一句“双方磨擦，无妨大局”的话来。周恩来同志从容地列举事实，坚持必须由“三人小组”最高层的军调人员亲赴中原视察，否则，内战一触即发。周恩来同志摆事实，讲道理，使得马歇尔无话可说，不得不同意派人前往武汉和宣化店视察。

翌日，周恩来同志又在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代表团会议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根据我中原军区派驻武汉的代表提供的资料，揭穿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正告国民党当局，“谈判重开时，应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性内战。”他呼吁国内外的进步舆论、一切民主力量和全国人民起来粉碎这一政治阴谋。

三方代表终于同机起飞，这正是周恩来同志坚持斗争的结果！

飞机平稳地在云雾中穿行着，间忽，周恩来同志的炯炯目光凝望着那遥远的南方出神，他那颗眷眷之心啊，早已飞到了六万中原健儿那里，作为我党在国统区的全权代表，他对中原战事是洞若观火、了如指掌的。

中原军区辖河南（确山、桐柏、信阳之间）江汉（武汉西北）鄂东（湖北东部）三个军区。为阻止美蒋准备内战的阴谋，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军从西至宜昌，东至九江，南至阳新，北至漯河的广大区域移防到湖北大悟县和河南的罗山、光山、新县一带，以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这是一块东西长约二百华里，南北仅宽五十华里的狭长地带。

六万中原健儿远离中央，远离主力，蹙处弹丸之地，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便以“土匪暴民、抢劫暴动”的莫须有口

实，调集十一个正规军，约三十余万军队，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白崇禧的指挥下，以湖北为中心，同时窜犯苏豫皖解放区为策应，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解放军。但是，中原军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周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用刺刀击退了敌人一次次蚕食进攻，拖住了数十万蒋军，阻挡了敌人向华北、东北、华东的进兵之路，整个儿打乱了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反革命内战的时间表。

“我们每个人都在他的心中啊！”直到三十年后，曾在中原军区战斗过的老同志谈起敬爱的周总理，都感慨地这样说。早在重庆谈判时，周恩来同志就曾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会晤外国使节、友好人士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动员舆论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三月份，还特地委托董必武同志赴宣化店，慰问中原解放军，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帮助解决了一些给养上的问题。而今，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严重关头，周恩来同志不顾风险，亲自飞往武汉，转道去宣化店。

五日下午二时，飞机抵达武汉之后，作贼心虚的徐永昌为摆脱必然会碰到的难堪局面，托辞改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为代表。

六日，当车队离开武汉时，茫茫楚天阴霭密布，甚至连空气都有点潮湿。全体人员分乘四辆吉普、两辆卡车翻山越岭，沿着蜿蜒曲折、坑坑洼洼的公路向北行驶，走不多远，密集的雨点漫天飘洒下来，倏忽之间，周恩来同志的衣服已湿漉漉的了，车队赶到黄陂县境姚家集十棵松的滢口附近，天放晴了，强烈的阳光从迅疾移动的云层中照射下来，风一丝不透，虽是初夏，却已有阵阵燥热的感觉。

这一带，是丘陵地区，阵雨过后，山洪汹涌而下，直向低

洼处汇集，河水顿时暴涨，原先狭窄的河道，瞬间，变成一百多米宽，一条莽莽大河平地陡起，横隔面前，河水夹杂着浑浊的泥沙，波涛滚滚向东奔泻。

天，渐渐暗下来，夜幕降临了，水仍不见有退下去的趋势，周恩来同志跟美蒋代表磋商后，决定当晚在附近的村里留宿，待水退后起程。

夜晚，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点着昏暗的小油灯，周恩来同志又向有关同志和当地老乡了解了黄陂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后半夜，断断续续下起了小雨，沙沙的雨点打在窗棂的破纸片上，这一夜，周恩来同志在农民家临时支起的竹榻上，只睡了两个钟头。

曙色中，他来到白鲁德和王天鸣的住地，商洽过河事宜。接着，他又来到河边，交臂伫立在沙滩上，察看着水情，水位已渐渐退下去。这时，一些闻听“周恩来将军来了”而自动跑来的农民，正围着他攀谈。一位鬓发霜白的老太太，手里拉着一个骨瘦如柴、瞪着大眼的孩子，走到周恩来同志身边，满含热泪地诉说道：“仗，不能再打啦！整整八年，好不容易赶走了东洋鬼子熬出了头，可我——”老人哽咽了，她用衣袖擦了擦泪水，断断续续地说：“儿子三年前死在战场上，媳妇，上个月又被保长拉去修炮楼，造孽啊，谁知怎么搞的掉下山给摔死了，保长还要这八、九岁的孩子去顶替，我，我这副老骨头还怎么活呀？……”

她拉住周恩来同志的胳膊摇动着：“先生，这个仗，是无论如何打不得呀！”

周恩来同志抚摸着孩子的头，对老人说：“老妈妈，你可要活得硬朗些啊，我们这就是到宣化店去制止战争的。”



说着，他转身向王天鸣道：听到了吧，这悲惨的遭遇，我们能熟视无睹？内战，将毁灭千千万万个家庭，是不得人心的，王先生对此想必不会没有感受吧！

王天鸣无言对答，一时竟对着奔腾的湫河发愣。

农民们听说面前的这些“谈判代表”要到宣化店去制止内战，有的自动下河探水，终于找到一处河面宽而河道浅的地方渡河。王天鸣坐在吉普车上不下来，由民工借助水的力量，将吉普鬼过去，白鲁德则由一位民工背了过去，周恩来同志却坚持自己过河。

五月的清晨，鄂北山区阵阵凉意，人下到齐腰的深水里，顿觉寒气砭人，周恩来同志由随从警卫伴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对岸横涉。水势在下降，水流依然湍急，周恩来同志却步步稳实，他不时发出豁达、爽朗的笑声，强烈地感染着身边的同志。过了河，车队又继续向宣化店进发。

车队经过横店，曾停下小憩片刻，而后，继续前进，行驶了一阵，又涉过一道狭窄的河流，周恩来同志的吉普车，在泥泞的路面上艰难地行进。

沿途，日寇的蹄印还没有抹去，又出现了被美蒋的炸弹劈开的树木和烧毁的村庄。远处隐隐传来稀疏的枪声，蒋军乌龟壳式的碉堡和纵横交错的工事，几乎触目皆是。忽然，在公路近侧的一截残壁断墙上，赫然出现了“中原告急！警惕皖南事变重演！”的石灰标语，周恩来同志的目光兴奋地闪烁着，嘴角荡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车过黄陂，便进入中原军区。又行驶了一段路，禹王城已在眼前。我警戒部队正守卫在这一带，战士们虽然装备低劣，衣着破旧，几乎人人都打着赤脚，但士气却十分旺盛，警惕的